

一个人的成都(组诗)

■ (四川)王学东

天府广场

在这个悠久的历史土壤上
把紧握在手里的钱捏紧
高价格的地皮声打击着墙上的日历
栏杆抢劫了我摸索的远方和手套

雕塑刻录下了同样的头发和眼泪的坠落
大理石还是改变不了同样的眼神和背影
广告牌依旧缠绕着艳丽的冷漠
在霓虹灯的照耀下只有不断的谎言弥漫

喷水池盛开着千年不变的阴谋、贪婪和自私
在这堆积陈列着狡诈和痛苦的仓库和海港
把出租车送来的孤独填进这张身份的表格里

春熙路

在熊猫上竖发条的招手中
一次次的诱惑诠释着物种的灭绝和心的崩溃
广告的呼啸代替了他身体的大海和森林
只有人体模特和诱惑陈列在被阻挡的橱窗内

同样的太阳神鸟羽毛蓬松而不再飞翔
在他们选择的城市中一再叹息和饥饿
远处新鲜的宠物狗叫和路灯咆哮
同样悠久的茂密柔顺把这个下午煮糊

三星堆青铜面具的野性下
旋转的欲望和失望领航着花朵和城市
只有他赤裸的身体和孤独挺立在街道中间
一件手饰的价格就把你的虚荣和自信刺穿

数码广场

广场上的六月被撕碎在失约的城市
如泪水融化在疲惫的工棚和山坳里
那引领花朵的胸脯和微笑又开始反弹
他从你的身上看到这么多的漩涡和不安

错误的六月比金属更伤害了河流
树、灰尘在失眠的午夜迷失在他的叹息中
他的帽子在汽车和噪音闪耀着的城市里厌倦
午夜那性感的漫游也失去了喊叫的力量

隐身在一盏灯光下失落的绿色网球尖叫
他徒劳地承受着六月的罪恶和伤害
寂寞不时地为成都带来重金属和化妆品
带点臭味的府南河只会把六月和他飘得更远

磨子桥

刻着伤口和花朵的瓷砖上他的手掌退潮
公交车和闪烁的灯光已经统治了池塘的荷叶
一家已经关门的书店前他无处可留
他枯萎的手臂和结痂的眼睛
与城市的转身和颓废一样古老

没有人在意他和天空中欲望强烈的电流
也没有人在意那吃着烧烤和喝着啤酒的人群
在这黑暗和霓虹接壤的大地
销魂的漂泊和炫目的疲惫从天空中降临

他的脉搏和眼光会与那些灿烂的树一样
将被这些肉体构成的楼群和迷你裙砍伐
将见证他全部的头发在风中飘摇并变白

泡桐树小学

在芙蓉树下他无法感觉到风的味道
咽喉患有炎症的成都如墓穴一样的真实
奔驰的车流、繁华的商店、女人、灯光
在甜美的流行歌曲中努力地帮助你掩饰焦虑

制造一切痛苦和欲望的钱币刀片般锋利
屠杀着纷飞的理想和散漫的人群
一片疼痛哀号的波涛涌动着这个城市
让这血腥味弥漫着、哭泣着、迷人着

所有的疯狂像炮火一样轰击着夜晚
路旁崭新的轿车和大腿如水果一样饱胀
成都的手和脚又被欲望随意地激荡
女人从衣服中露出的身体开始燃烧和争吵

人民南路

在地下车库的门口他辗转反侧
他却没有仔细地看过她激动而丰满的身体
循环着隐藏在鸟兽划过天空的激情

电话亭中不知道谁留下的指纹
随着这石头上的青苔和小雨而去
他手指碰冰冷的栏杆的响声摧毁了锦水

在回家的路上他从小车的缝隙中穿过
在城市黑夜多彩而又湿的拥挤中
他的手机在风中寂寞得筋疲力尽

桌子上不知道谁吃剩下的方便面
漂浮着红色的辣椒和冻腻了的牛油
城市口袋中大把的孤独如叮当的镍币

微小说

玉梅提前打了烊,匆匆离开自家的小超市,回家煮好两个人吃的汤圆装进保温桶,然后冒着疏疏落落的飘雪,开车向丈夫海拔三千多米的制高点驶去。

杨超部队转业在景区索道管理处做检修工,一遇到节假日就要值班回不了家。当初谈恋爱时母亲就严肃地指出过,杨超也没少提醒过她,但玉梅就觉得杨超好,不管不顾嫁给了他。

这是她新婚后的第一个元宵节。杨超是腊月二十八回来了一趟,和家人匆匆吃了个团年饭,又歉意地告别玉梅,返回了岗位,一呆就是十多天。话说新婚分别是煎熬人的,更何况这是万家团圆的元宵夜。

这条繁忙的游山道,玉梅很熟悉。和杨超谈恋爱的两三年来,她没少开车往景区索道管理处跑,秋凉了送秋衣,冬来了送冬衣,节假日里上去值班,听说他偶遇风寒就送药上去。

一进海拔一千多米的中山区,雪就密密麻麻地猛下来,迷蒙了她的视线。游山道路也顽皮起来,车有些不听使唤。此时虽是黄昏,游山道上下山的车多,上山的车少,不少车已经打开了车灯。玉梅心里说,大家都急着回家过元宵呢。

她稳稳地把着方向盘,想到马上就能见到丈夫,她心里就暖融融的。

车进入高山区,玉梅停下歇了歇,掏出手机,犹豫着是否给杨超打个电话,但想了想,还是算了。心里甜蜜地想,就突然出现,给他个惊喜,收获的肯定是成倍的欢乐。

此时,她才感觉有些冷。汽车空调坏了,可遇到春节前超市里太忙,没来得及去修。现在汽车就开始报复对它的轻慢了,寒意一

父亲去世后的第三天下午,雯雯到我们家来时,我们已经将父亲的骨灰送到后山安葬了,帮忙的大爷大妈大哥大姐和几个年青人正忙着抹桌、扫地、归还桌凳之类的杂务事,没有在意她小不点的到来。

雯雯今年三岁半,父母在外打工,一般每年春节回来一次。她喜欢外公外婆,就是我们邻居李大哥夫妇,一年365天至少有300天吃住在李大哥家。平时,爷爷奶奶想她了,就来接她回去玩几天。

我们家和李大哥家仅一墙之隔。平时关系和睦,有急事紧事常当着自家事抢着帮着干,有时家里做吃好的,常要相邀一起吃或相互端送,不分彼此。

所以,雯雯在我家,便成了常客。

雯雯模样俊,爱干净,还嘴甜,勤快,平日讨我父亲喜欢。

她叫我父亲:太爷;我父亲唤她:乖娃。

也许是见父亲唤得贴切,周围大人小孩看见她都跟着唤她乖娃,乳名雯雯竟被渐渐淡忘了。

我们给父亲买的点心,父亲经常留给乖娃吃。

乖娃有好吃的,总不忘单独给父亲包来。

乖娃经常给父亲递拐杖、拉凳子、提鞋予;父亲经常陪乖娃捉蝴蝶、逮蟋蟀、逗蚂蚁。

乖娃和父亲走在一起时,相互间那股亲热劲,简直和血亲的祖孙没啥两样。

——当然,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但想起仍觉暖和!

乖娃提着一小袋炒花生,一拽一拽走进地坝后,左看看,右瞧瞧,随即低着头径直朝父亲的寝室跑去。熟悉的人唤她,说吃点她提的花生,她不理,像没听见。

她悄悄默默跑进父亲的屋子,朝床上瞧瞧,往床下瞅瞅,自言自语:“太爷呢?太爷的拐杖呢?太爷的鞋子呢?”

见乖娃问话的口气和走路的那副小大

暖 雪

■ (四川)朱仲祥

阵阵袭进车里来,冷得她一阵发抖。但由于这是奔着一个温暖的目标去的,玉梅心里还是充满了暖意。她把稳了方向盘,小心开车慢慢前行。有辆索道管理处的挂链小货车超上来了,经过她身边时停了下来,司机小李摇下窗,见是玉梅,问:“嫂子没事吧?”

玉梅莞尔一笑说没事,你请忙吧。

小李一松刹车一踩油门,那辆小货车就钻进纷扬的雪中不见了踪影,丢下她在后面,独自小心驾驶着,穿行在漫天的风雪之中。

这时,手机响了起来。是杨超打来的,着急地问她现在到了哪里,情况怎么样?

玉梅故作轻松地回答,情况很好,就快到了。你就放心吧。

杨超哪里能放心,反复叮嘱她小心点,不要着急,把稳点开,千万不要着急哈。

玉梅心里感到温暖,知道是婆婆妈打电话告诉了他,看来惊喜是提前传递了,但也给丈夫增添了担心。

此时,天已经是完全黑下来了,玉梅打开了远光灯。灯光里的雪缓缓悠悠的,望去有如鹅毛般蓬松温暖。只是路面的冰凌子更厚了,汽车顽皮得像十岁的娃娃。幸好自己开了小超市后,经常驾车跑东跑西,对付这种天气还有点经验。只是这寒气一阵阵侵入窗内,玉梅身上厚厚的羽绒服也无济于事。她放慢速度,迅速哈哈手,启动了一下窗玻璃上的雨刮器,感觉视线好了一些,继续加大油门吃力地往山上驶去。

乖 娃

■ (四川)赵学富

人派头,正在房间里打扫卫生的陈婶便逗她:“哦,乖娃送花生来给我吃哩?”听陈婶说要吃花生,乖娃就赶紧把袋子捂得紧紧的,怕陈婶一伸手抢夺去了似的,急急地朝门口外跑去。

望着乖娃跑去的背影,陈婶故意逗起来:“乖娃不乖咯,不是乖娃咯。”

不知是听见陈婶说她不是“乖娃”,还是因没见着她想见的“太爷”心里委屈,乖娃回头看了看,竟然“哇”的一声哭喊起来:“是乖娃,我是太爷的乖乖娃。”

听到哭声,妹妹赶紧从堂屋里跑上去把她抱起,一边替她擦拭眼泪,一边哄她说:“对,雯雯是乖娃,是乖娃,是太爷和我们大家的乖乖娃!”

乖娃抽泣了一阵后,眼睛盯着妹妹的脸问:“幺姑婆,太爷喃?”好像妹妹的脸里藏着太爷似的。

这一问,还真让妹妹一时有些神经断裂,不知如何回答,愣盯着乖娃那双急切追寻的眼睛。

“太爷旅游去了。”不知那位亲戚见妹妹愣着,赶忙解围道。

“到哪里旅游了嘛,好久回来吃花生喃?”乖娃又问,“太爷咋不带着我一起去呢?”

“太爷说了,他要一个人去旅游,谁也不带。”妹妹轻轻拍着乖娃的背说。

“太爷久回来喃?”

“太爷,太爷不回来了,太爷以后就住后山的竹林里了。”妹妹抹掉眼角涌出的泪水,继续哄着。

“明天我去后山的竹林里,看看太爷回来没有!”乖娃好像松了口气,说着便从妹妹怀里往下挣着。

本来只需一个多小时的车程,竟然开行了近三个小时。终于看见景区索道管理处明亮的灯光了,玉梅长吁了一口气,再一脚油门开到停车坪上。

还没泊好车,就看见身板挺拔的杨超,迈着军人的步伐从路口处赶了过来。也不知道在雪地里守望了多久,浑身上下落满了雪,玉梅心疼地给他拍了拍。杨超前后看看见没人,悄悄揽过她的腰亲了一下,轻轻责怪道,这么大的雪,看你都冻成冰娃娃了。

没事,这不就上来了吗?玉梅哈哈气搓着手,接着打开后备箱,提出装满汤圆的保温桶,揭开看看,竟还冒着热气。但又说,得再加热一下。

杨超坏笑道,对,得加热一下,包括你。

玉梅明白他的意识,娇嗔地给了他一拳。

突然,一阵礼花绽放在夜空,把纷纷扬扬的飘雪也映照得五彩缤纷。索道留守的职工们都走出升着电炉的房间,仰望着雪夜中盛开的礼花,呵呵直乐。

礼花也照亮了宿舍里玉梅和杨超面前香甜的汤圆,照亮了两张幸福的脸。

这时,杨超站起来擦擦嘴,亲吻了一下新婚妻子,十分歉意地说:今晚、今晚是例行的检修时间,机修班的兄弟伙全都在机房等着我。

玉梅心里涌起一阵酸楚和怜惜。她暖暖地微笑着说道:你去吧,你这个带班的班长可不能缺席。

杨超一把将玉梅拥进怀里,温存片刻后,毅然朝外走去。

望着丈夫飘雪中远去的身影,玉梅脸上依旧荡漾着微笑。有一道晶亮的泪光,从微笑的腮上闪过,像一粒融化的雪……

乖娃坐到竹椅上,听话地自个儿吃着妹妹给她放在桌上的瓜子、白兔糖和桔子、苹果。

过了一会儿,李大哥还桌凳回来,刚走到地坝外的小路上时,乖娃眼尖一眼看见,高兴地对外公喊起来。

地坝里,李大哥抱起乖娃,笑着问:“回去要得乖乖?”

“乖! 乖得很!”乖娃双手紧紧抱着李大哥的颈项撒娇起来。

“给外公吃颗花生嘛!”李大哥用手拐了一下乖娃手里的塑料袋说。

“不,留给太爷吃的。”乖娃缩回手,将袋子背到身后。

忙活了一阵,帮忙的邻居们不约而同又走进地坝里休息,闲聊间,无意听到乖娃问李大哥:“外公,你明天也要跟太爷一样去旅游吗?”

一听这话,大家都傻了眼。因为,这是很不吉利的话! 可一时间谁也不知道如何说好。

“啥旅游哦?”李大哥一时不解,但见周围人的眼神,顿时意识到乖娃说的“旅游”是啥意思,马上说,“不! 外公还,还,还,还早呢。”

见李大哥答得吞吞吐吐,一下子反把大家惹得哄堂大笑起来。

乖娃看见众人冲着她和外公笑得前合后仰、手舞足蹈的样子,不知发生了或将要发生点什么,竟吓得“哇”的一声又嚎啕起来。

乖娃的童言哭声,犹如爆发出一股无形的威慑力,一下子把大家的笑声给怔住了。院坝里顿时变得鸦雀无声,惟有乖娃的哭喊声特别清晰、响亮:“走嘛外公,看太爷去,给太爷花生吃。”

乖娃不停催促李大哥的声音,再一次将我们原本平静了些的心境催促得酸溜溜的,让早已装得满眼眶的泪水如断线珍珠,滴滴答答往地上掉,心里禁不住感慨:

乖娃呢,你虽年纪小小,却懂得知恩报恩,做得真是个有情有义啊!

校园新苑○新生代征文作品

澳大利亚游学记

■ 四川南充市第十中学初一 唐静怡

我第一次出国去的是澳大利亚,主要是去游学,增长见闻。

这儿的空气很润,给人清爽的感觉。地广人稀,给人开阔的视野,顿感胸意坦荡。这次游学,大多时间都是在学校度过,没有过多的感受到澳大利亚的地域风情,只能派生遐想。想悉尼歌剧院,想昆士兰的热带雨林,想普利斐岛的自然公园……

学校的绿化做得很到位,园林的校园是一种享受,一种陶冶。我喜欢是那一片翠绿色的竹林,翠竹沐浴着阳光,好似一块通透的玛瑙。在风中,在雨中,这些竹子曲而不折,代表人生的顽强。“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是一种乐观的革命精神。我想起了像竹子一样的人,他们是在工作岗位爱岗敬业的人,是在家庭中孝顺父母的人,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无私奉献的人。他们都是竹子,都是君子,值得学习,值得称赞。

校园里有一棵硕大的樱花树,树叶正思索地往下掉落,归于黄土,完成谢幕。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来年,一树的樱花必然开得更加灿烂。风吹动枝条,是在吟唱赞歌吗? 是在为落红告别吗? 是在留念,留恋落英缤纷的色彩。

澳大利亚的夜同样美丽,夜晚宁静,月淡风清,总能给我一种清逸闲适的感觉。明净清澈如柔水的月光洒满了整个夜空,静静的流泻。我喜欢借着月光沉淀心情,月色如水,月华如练,月色流泻在我的肌肤之上,俗世的喧嚣与浮躁,犹豫与彷徨都消失在月色之中。故乡的月,是否也是这样!

一次远行,异国的风景让我开了眼界,陶醉其中。回国了,那翠竹,樱花,月光,诗意般的校园时常在我眼前浮现。

(指导教师 邢海峰)

美丽的三亚

■ 郑州市郑东外国语学校三三班 冯昭媛

爸爸妈妈带着我去过好多地方,这些地方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其中,我最喜欢的城市却是三亚。

清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这座城市渐渐苏醒。广阔的海面披上了金色的外衣,翻涌的海浪与海洋生物愉快的玩耍。在波光粼粼的大海上,渔民们驾着渔船,铺撒着大大的渔网,齐